

周梅森

周梅森

重轭

沦陷

英雄出世

二卷

小说读本

黑坟

神谕

中国制造

至高利益

1247.5
995.2

0106323

周梅森政治小说读本

二卷



201063231

重 轭

沦陷

英雄出世

周梅森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梅森政治小说读本. 第2卷/周梅森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1. 3

ISBN 7-5063-2075-4

I. 周…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158 号

周梅森政治小说读本 二卷

作者: 周梅森

责任编辑: 懿 翎

装帧设计: 张晓光

版式设计: 英 子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印刷三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565 千

印张: 18.5

插页: 4

印数: 001-10000

版次: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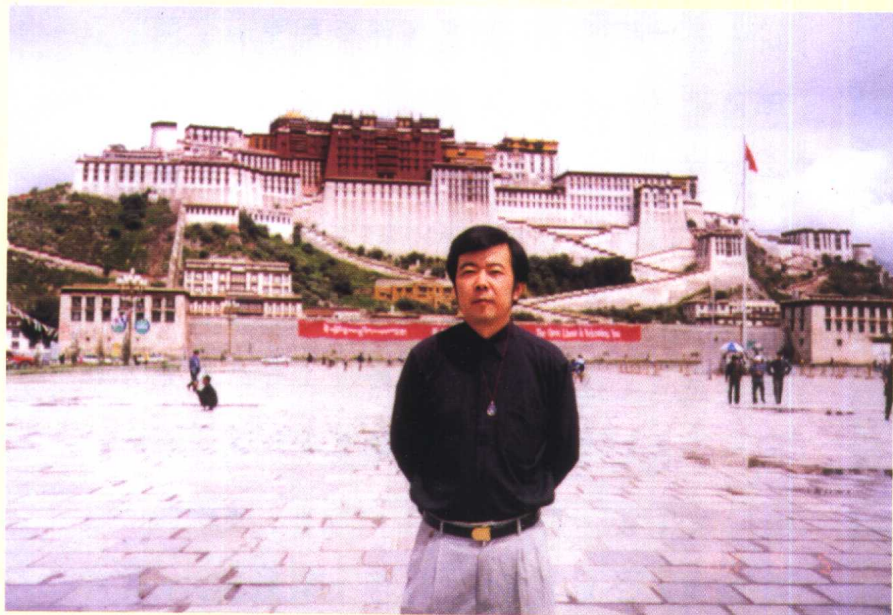
印次: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075-4/I·2059

定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阿梅

作者简介

周梅森，男，一九五六年出生，江苏徐州人，当过矿工、文学编辑，挂职出任过政府官员，下海经过商，从事过房地产开发、实业经营、证券投资，现为一级作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作品有十二卷本《周梅森文集》及中长篇小说四十三种，电影、电视文学剧本《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造》、《共和国往事》等一百余部集，约九百余万字。其长篇小说《人间正道》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奖；二十八集同名电视连续剧获中国电视飞天奖一等奖，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电视剧奖；长篇小说《中国制造》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奖；中篇小说《军歌》获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二十二集电视剧本《天下财富》获首届全国电视剧本征文一等奖；长篇小说《黑坟》获全国煤矿长篇小说奖。

我是沙洋县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三年自然灾害时差点饿死在家乡一片荒芜的土地上。从十五岁开始，年年裹着件空壳里袄上河土，钟明仁书记当时还是我们的县委书记，给我发过奖。我李东方何德何能啊，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了中国一个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靠党的培养和人民的支持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已经很满足了。这是真心话。所以，有时我就不太明白，我们有些同志的气魄怎么就这么大？几亿、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的项目，他头脑一想就敢定！给他个省长、总理他都敢当！他是不是真有把握带着我们的人民走向小康？我就没这把握。对这样有气魄的同志，我唯有敬而远之。党和人民把一个峡口市交给我，我已经战战兢兢，战战兢兢了，就怕瞎指挥误对不起来的。

目 录

重 轭	(1)
沦 陷	(229)
英雄出世	(467)

825 6.11

重

軛

第一卷

如今到清浦市的华山腰找寻那块石碑很有些麻烦了。不是石碑不好找，是你很难走近它。它被一个现代化的大油库圈进了高高的围墙铁丝网中。油库里的汽油柜、柴油柜巍巍然耸着，了不起地高大，像他妈大人物的肚皮，从山脚下一直挺到半山上。于是乎，那块石碑给这个小山头带来的半个世纪的肃穆庄严便被挤进了野草丛中、石头缝里。自然，它依然存在，谁也没动它，它在油库一角的荒坡上怪可怜地硬挺着，伴着碑后面一个圆圆的水泥坟头，和坟头旁那破败的八角亭——说穿了，真没啥可看的。

可是，你要真想去看看还偏不容易，我开头就说了，很有些麻烦。通行证办到办不到是没把握的。有了通行证，还得到油库保卫处登记姓名，然后，在专门的地方交出你的火柴、打火机、香烟，乃至钉有铁掌的臭鞋。最后，当你悲愤得几乎真想到油库里放把火的时候，油库方面才派一个唠唠叨叨的蠢蛋或者一个并不唠叨的但同属蠢蛋之列的家伙陪你进去。这时候，十有八九你已忘了到这儿来的目的。嗅着弥漫在空气中的汽油味，眼中不住地撞进些胶皮管铁罐车什么的，你非得把费了许多年的光阴好不容易吃进肚里的历史全他妈吐出来。

穿过那些银灰色的高大油柜，顺着水泥路一直向前走，碰鼻子拐

弯，一路向上，擦过三号汽油柜，再走上三五百米，水泥路不见了，好，这算进入忠烈陵地了，你肚皮中尚未吐出的历史甬吐了。面前将是一片青绿或一片枯黄，那青绿或枯黄中开始升腾起你所想要领略的历史的霉味。这霉味用你那狗屁鼻子是嗅不到的，你得悟，得凭着你的悟性，在那些抖动着露珠的野棘下、草丛中搜寻。可别去想清浦市里的宾馆、饭店、立体交叉桥什么的，也得把刚才看到的油柜、油车、油桶和臭汽油味彻底忘掉，你拼命打几个喷嚏，猛放几个屁，把吸进肚里的属于今天的气味全打发掉，六根清净了，整个身心都回到了往昔，你继续向前走。别指望有路，脚下全是扒根草、拉拉秧、酸枣棵子，这是都市里的荒郊。你用脚擦开它们，或者干脆踩倒它们，穿过一个年代久远的采石塘就能看到那块残破的石碑了。再踏着山石走几步，山势将你抬高一些，忠烈陵的全貌也就映入了你的眼帘。

你一点点地走近它，一点点看到了石碑上斑驳的青黑，坟头上龟板般的裂纹，和裂纹中无端冒出的野草棵子。野草棵子簇簇拥拥，从坟头的裂纹中流淌到八角亭台阶下，又从亭下湿润的砖石缝中蓬勃长出，齐膝深，几乎遮严整个地面。目光放平往四下一望，你会惊奇地发现，支撑八角亭的朽木柱上也生着草，盘着野藤。顺着朽木柱往上，瞅到星星点点的天空的时候，自然也会瞅到星星点点的天色中飘摇着的草茎的青绿。这时，你会想起关于世界荒诞的许多说法。若是有人告诉你，你头上生的不是头发，而是草，你也会相信的。去年秋天，一个电视剧组拍《聊斋》，其中有一个场景就是在这个八角亭下拍的，他们一连声地叫绝，说是想不到繁华热闹的清浦市竟还有这么好的所在。一个扮野鬼的家伙在八角亭的草丛中拿起了大顶。那家伙我见过，枝里巴叉的，你总觉得不在他鬼脸上揍上两拳便对不起他。

趁着头上还没生出草，你赶快从八角亭下逃出来。八角亭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意义，你要找寻的是那块石碑。现在，你站在石碑前了。石碑很高，基座不算，碑身就整整两米。往天不叫石碑，老人们都说它是塔，我家老爷子也说它叫塔——忠烈塔。是不是很早的时候这里有过一个塔呢？我不知道。反正石碑很高，你说它是塔也成，就那么回事！石碑破了一个角，两道裂缝隐隐可见，正面用什么玩意砸出了几个坑，几个坑就是几个字，是什么字记不起了。石碑后面原来也刻满了字，现在

自然全没了，被凿子一个个凿掉了，凿它的就是我家老爷子，是我眼见他一个字、一个字凿掉的。老爷子干什么都很认真，凿这些字很认真，死也很认真。

我不愿谈老爷子，好多人找我，我都不谈。他妈的，你们搞历史关我屁事！再说，我料定那帮家伙没安好心，他们想拿老爷子做文章，损他，再从报纸、刊物那里混点钱花。你说我为什么要理他们？！其实，世人和历史都错怪了老爷子，老爷子确是失过足、落过水，可并不是啥坏人，他归根结底还是个好人，是他妈一条有情有义的汉子。

我就是在这里，喏，在这个八角亭下的台阶上，在这块石碑旁，真正认识老爷子的。老爷子被派到这凿石碑，我每天中午给他送饭，伴着他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那阵子，油库还没有向山上扩展，顺着油库的北墙根有一条小路弯弯曲曲地通到陵前，站在这儿就能看到东边的大海。五月的太阳挺热乎，也挺友好，映照着满山的野草灌木，也映照着老爷子锈铁板似的面孔和我惶惑的脸膛。那年我十七，被满世界的臭屁熏得像蔫瓜。我不知道老爷子和这个忠烈陵有什么关系，人家为啥偏要叫他到这来凿碑文，只隐隐约约知道老爷子这一生挺不平凡，和咱中国，和贵党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有那么点联系。市里一个很有资格的老家伙私下说过，我家老爷子若不是失足落水，早到北京当大官了。老爷子当年的一个战友就是大官，老爷子在这里凿碑文时，他老先生还在北京享清福哩！

后来，有一天，是中午，老爷子弯驼着脊背依靠在石碑的基座上，木然地看海，看天，看天边的云丝儿。我当时没想到他会向我讲他自己，讲这个忠烈陵，对这些他原都是绝口不谈的，仿佛是个伤疤，不准我们家中任何人触碰。我坐在他脚下的草丛中，离他不过半米远，也举着迷瞪的眼睛看海，看天，看云丝儿。天很蓝，海也很蓝，云丝儿淡淡的，烟也似的飘，我真他妈地想“啊啊”两声，却“啊”不出。老爷子被人从家里揪出来隔离快两年了，瘦得皮包骨头，挨了那么多揍，咳出的痰都带血，我能“啊”么？！我不看天，不看海了，看我和老爷子合伙铺在草地上的黑影子。那影子怪他妈让人伤心的，我便去看老爷子。老爷子也看我。老爷子看我时想的什么我不知道，再也不会知道了，只记得我看他时是在给他推测生命的末日。瞒不住了，末日的黄昏就罩在

他灰黑干瘪的脸上。他像个被踢得遍体是伤的老狗，早没有和世人厮咬的力气了，他若是眼一闭，身子一挺死在石碑的基座上，我决不会感到意外。六十多岁的人，又遭了这么多罪，早点闭眼倒是桩挺不坏的事。可老爷子浑浊的眼瞳中却分明跳动着暴闪的火星儿，那火星儿越过他穿着破工作服裤子的曲起的膝头抛到我脸上，燎烤得我面颊发烫。就在这当儿，他拍了拍手上的石粉，舔了舔嘴唇说话了，说他那年也他妈十七，比我这杂种强，他已在日本人开的一个什么机车厂干了四年钳工，参加了贵党，还当了总同盟罢工委员会的执行委员，领着十八家日、英工厂的几万工友闹罢工，硬闹得一段历史沸沸扬扬，惊天动地。老爷子拍着瘦胸脯子说：那时候你狗日的随便在清浦大街上拉过一个人问问，哪个不知道八人执委会里的郑少白？！

你知道，结局并不美妙，有沸沸扬扬，就有凄凄惨惨，老爷子在那昔日的好时光中自我膨胀了一阵子，又扁又大的塌鼻孔中流出了水一样的清鼻涕。他抹了一把，把鸡爪似的手在草地上蹭着，似乎有点不太情愿地给我讲起了后来——后来，他生命的道路上出现了一个逃亡的早晨。那个早晨是他一生磨难的真正开始。

追忆那个遥远早晨的时候，老爷子是这样开头的……

“那天，仿佛下着小雨，水雾濛濛的，我别了把大改锥，用顶黑绸礼帽遮着脸，到威廉大街一百二十五号开会。我他娘的简直像着了魔，老觉着身后有脚步声。脚步声很怪，你走，他狗日的就跟在你身后响；你停下，狗日的响声就听不切了。我知道清浦城里不少人认识我，我换了装，还是怕人认出我。我老回头，老回头……”



郑少白断定身后有人盯梢。在霞虹路和威廉大街的交叉口上，他停住了脚。身边不远处是华福公司的偏门，门口亮着灯，灯光下，一个老乞丐正哆嗦着青筋凸暴的手捉虱子。他疾步跃到门楼下，从身后拔出那把尺把长的大改锥，跳起来，敲碎了灯。玻璃的碎片落了下来，老乞丐叫了声什么。他将大改锥及时地架到了老乞丐的瘦脖子上了，老乞丐识趣

地闭上了嘴，也闭起了眼。他闪身躲在老乞丐背后，遮掩在黑绸礼帽下的两只小眼睛骨碌碌地盯着街面看。

已是下半夜了，街上没有一个行人，大街两旁德国人装的盒式铁皮路灯徒然亮着，映得街面像闪光的河。细雨沙沙，落个不休，间或还袭来一阵阵风，风带着淡淡的腥味，大约是从海边刮过来的。风雨中，铁皮灯盒不时地发出阵阵颤响。

郑少白没有留意。他支着耳朵，凝神倾听，固执地等待着那个注定要出现在街面上的盯梢者。他甩不掉他，就得把他敲倒，这并不是件十分可怕的事。他自信一个对一个，是有把握敲倒那个盯梢者的。他十七岁，生得五大三粗，浑身的肌腱几乎要撑破皮肉，他怕个尿！不过，他弄不清楚究竟盯梢者是一个还是两个？若是两个，便有些麻烦。若是他们还带着硬家伙，那就更麻烦，不说大改锥对付不了他们，只怕枪一响，还会招来别处的便衣探子。他认定这夜城市许多黑暗的角落里都猫着警察厅的探子，没准还有赵督办的恶狗。

那当儿，他就隐隐有了预感，觉着时不早晚非得出点事不可。轰轰烈烈的日子过去了，像个炫目耀眼的二踢脚，“喇叭”两声，便化作了一团烟云。联合罢工委员会为支援“五卅沪案”而发起的总同盟罢工从高潮跌入了低谷，日本人借口护侨，将军舰开进了清浦港湾，用大炮威逼着赵督办镇压工潮。督办大人是中国百姓的爷，却是他妈日本人的孙子，日本军舰一进港，督办大人便把铁路工会、海员工会、纺织工会一体查封了，一个星期制造了三起血案。就在昨天，还派兵包围了日本大兴纱厂，武力驱散了厂里的罢工工人，抓捕了十三名工人代表。形势严峻，联合罢工委员会执委会的执委们已被悬赏通缉——当然也包括他郑少白，他的脑袋标价是五百块大洋。他弄不明白，为啥到这地步了还要开会？难道执委会中的执委们要迎着大兵的枪口领着大伙儿闹示威不成？那不是白白送死么？决定去开会时，他就想，在会上，他得把这个理说说！这倒不是他郑少白怕死，而是不值，用安忠良的话说，是无谓的牺牲，是应避免的。

和盯梢者的这场格杀则无法避免。他不干掉他，他就要干掉他，甚至要干掉聚在威廉大街一百二十五号里的其他七个人。他攥着大改锥的手禁不住出了汗，额上、脸上好像也出了汗，浑身燥热难挨。他极想跳

到街面上，一路往回寻，找到那个盯梢者，敲倒他，然后，再跑到一百二十五号去，对那帮傻瓜们说一声：“行了，伙计们，别无谓牺牲了，得颠了！”反正这是最后一次开会，开完他就颠，不管他们颠不颠。他不是这里人，他家在枣庄乡下，只要颠回枣庄，谁还会想到他这个郑少白？！只是得快，快开会，快颠。

狂乱的念头在沙沙雨声中电火般地乱窜乱闪，半个身子被门楼上滴下的雨水打湿了也没觉着，那一刻，时间被拉得好长，好长。在好长长长的时间里，他都没听到那个应该响起的脚步声，更没看到那个湿漉漉的身影。

对手是个狡诈的家伙，似乎知道他郑少白的焦虑，这家伙用险恶的沉静，消耗着他和他的伙计们的宝贵时间，最终大概想掐断他颠的念头。这真怪，他怎么会盯上他？怎么会一直盯到威廉大街路口？难道执委会中有人向警察厅和赵督办的恶狗告密么？若是告了密，为啥不在一百二十五号门口守着，偏要一路不即不离地硬跟呢。

面前的老乞丐动了一下身子，他警觉地捂住了他的嘴。

或许告密者不在执委会而在联合罢工委员会里。联委会里必定有人告了密，至少是告了他的密，盯梢者才瞄上了他，想让他把他们带到一百二十五号去。一百二十五号有七个人，七个为穷哥们谋福利的好人呀，他咋着也不能把盯梢者往那里带。他就是不去开会了，就是马上颠，也得敲掉身后的混虫儿，这是没办法的事。

攥紧改锥把，他打定了主意，把老乞丐拖起来，悄悄扒下自己的大褂披在他身上，要他穿好。老乞丐抖抖索索穿好了，他又将黑绸礼帽扣到他粘着草屑的脑袋上，用大改锥的尖头往他腰眼一顶，低声吼道：

“喂，听着，跑！一直向前跑，别回头，回头老子就放倒你，明白么？”

老乞丐驯服地点点头。

郑少白推了老乞丐一把，把老乞丐推出了门楼。老乞丐惊慌地向后看了看，踉踉跄跄地向威廉大街跑，没扣好的大褂在身后的风雨中撩起好高。

突然响起了脚步声，急促而沉重，一脚脚仿佛踩到了郑少白心上。脚步声的起处竟然离他那么近，最多只有十来米，显然，盯梢者在险恶

的沉静中已悄悄向他所在的华福公司偏门摸了一段距离。

他惊出了一身冷汗。

脚步声转眼响到了面前，他看清了那人的轮廓。那人一身码头工人的装束，身上披了块灰黄色的雨布，身材高高瘦瘦的，背对着他站着。他似乎对老乞丐的身影起了疑，拿不定主意是追还是不追。

他却拿定了主意，从黑暗的门楼下恶狠狠地蹿了出来，对着那灰黄的后背猛刺了一改锥。改锥粗细像根手指，顶端经过他的打磨，不是扁平的，是尖利的，只这一下子，那家伙便被撂倒在潮湿的路面上。那家伙拼命挣扎、嚎叫，惊悸的手还试着往怀里摸。他扑上去，压在他身上，掐断了他的喉骨，也掐断了他求救的呼声。

喉骨断裂的声音他听得很真切，“咕嘎”、“咕嘎”的，像嚼着鱼骨头的猫嘴里发出的声音。这声音后来便时不时地在他耳边响，一直响了半个多世纪。直到他在六十四岁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还在响，仿佛猫嘴里的那块鱼骨头一直没嚼完。

死去的家伙是个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面孔不熟。不过，看他那黧黑的脸膛和粗糙的大手大致可以判断出是个出大力流臭汗的人，或者说曾经是个出大力流臭汗的人。他把他拖到门楼下，在黑暗中搜了他的身，搜出了一支短枪，一个盖着警察厅关防大印的证件和一份向日本领事馆索讨车马费的函稿。

他未及细看，便把三样东西揣进了怀里，用老乞丐裹身子的破线毯盖住了盯梢者的尸体，又在破线毯上抹了抹手上的血水，起身向威廉大街方向跑。

在威廉大街十二号天主教堂附近，他追上了惶恐的老乞丐，夺回了自己的礼帽和大褂，穿戴好，钻进了天主教堂边上的一个小弄堂里。弄堂里静悄悄的，既无人迹，又无灯光，他穿着黑布鞋的脚在青石路面上击打出一连串单调而响亮的声音，自己听了都害怕。他定了定神，跷着脚掌极仔细极小心地走，可脚步声依然很响。

他难过得直想哭。

身后会不会还有另一个盯梢者？他敲掉那条混虫时会不会有人看见？那个老乞丐发现破线毯下的尸体会不会去叫警察？他紧张得要死，告别小弄堂，斜插到武昌路上转了好一阵子，他这才从刘状元巷靠近了

威廉大街一百二十五号的后门。走到刘状元巷里了，他还老是回头张望，耳边似乎还响着那可怕的脚步声……

那夜的确是紧张迫人的，那夜连接着那个逃亡的早晨，是够他咀嚼一辈子的。他记得，在执委会委员长安忠良给他打开奶黄色的后门时，威廉大街十二号天主教堂顶楼上的大钟轰然响了四下，每一下都令他动魄心惊，每一下都显得持久悠长。他觉着整个清浦城都在这金属的声音中晃动，连脚下的大地都不牢实了。最后一下钟声响毕，缭绕的余音还在湿漉漉的空中久久回旋，硬搅落了许多豆大的雨珠。他的大褂被越下越大的雨水打湿透了。

他还记得，他缩身钻进那扇奶黄色的木门时，脚脖子发软了，对安忠良说的第一句话竟是：

“安……安先生，我……我杀……杀了个人！”



“这人我认识。”安忠良很难过，盯着证件上的照片看了好久，镜片后面的凸眼睛蒙上了一层泪光，“真想不到他会堕落到这等地步！竟暗算我们同胞向东洋鬼子请赏！”安忠良把那个盯梢者的证件和函稿扔进了壁炉里，连同执委会的文件一起烧了，转身把他按倒在一把牛皮蒙面的靠背椅上，“好了，少白，这事过去了，不要多想了，人到齐了，我们开会吧！”

安忠良转过身，两只手按着面前的案桌，单薄的上体向前倾着，湿漉漉的长头发挂到了颧骨隆起的脸颊上。他两只凸暴暴的金鱼眼微微上挑，越过金丝眼镜的上框，打量着散坐在客厅里的二女五男七个执委。

“诸位，情况十分紧迫！卖国的北京政府，反动的军阀赵玉林终于撕开假脸，和日、英帝国主义站到一起了。赵玉林的两个旅日前开进了清浦，我们在座每位同志的头颅都被标了价，罢工工友每天都在流血，情况严重，很严重哇！”

郑少白侧着身子，把一只手搭在椅背上，愣愣地盯着安忠良的瘦脸看，紧张地等待着这个工团领袖和革命党首领的进一步指示。他极希望